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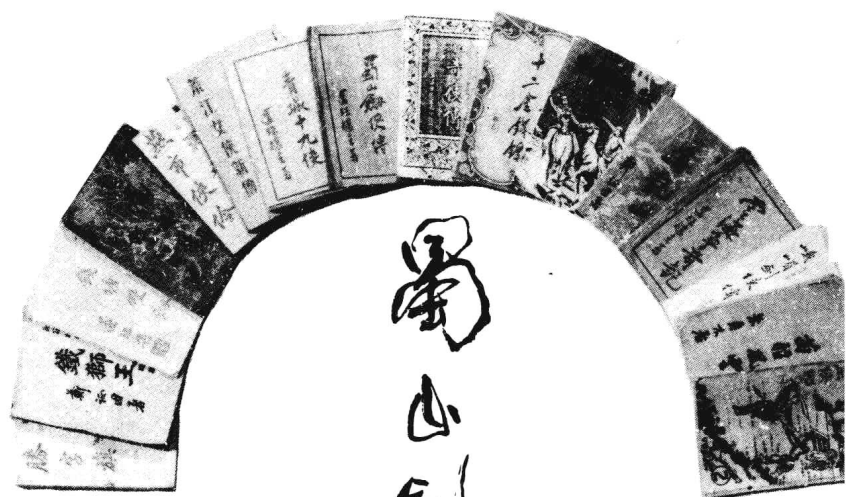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二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二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·12·0724

·84043111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十一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第一七五回

圖解勤參 寸心通妙諦
飛雲可捉 咫尺誤仙緣

現在先補敘由戴家場分手的幾個本書中重要人物的事蹟，以便歸入到峨嵋開府盛典。

按：本書所謂曾孫，非如一般下數三世，稱孫之子者；而取久遠之意。如《稱謂錄》：「雖歷多世，亦稱曾孫。」否則凌、白諸老俱有數百年功行，即不可解矣。

且說老英雄凌操的愛女，俞允中的聘妻——女俠凌雲鳳，原是追雲叟白谷逸的內姪曾孫女。當白谷逸的妻子凌雪鴻在開元寺坐化時，對白谷逸同窮神凌渾的妻子白髮龍女崔五姑，再三囑咐，說凌家仙根甚厚，五十年後，必有子孫得道，務必代為留意。

後來白谷逸算出應在雲鳳的身上，便借眾仙俠大破戴家場之便，給煙中神鸚趙心源去了一封柬帖，命他到時開看。等白髮龍女崔五姑一現身，便即將柬帖呈了上去；說自己門下並無女弟子，請她務必克踐前言，渡引雲鳳。五姑此來，一半相助眾仙俠驅除異派，一半也是為了渡化姪曾孫女之事，當然照辦。

雲鳳本來心性高潔，向道甚誠。祇為老父年邁，終鮮兄弟，不得已才許給俞允中。雖然允中英姿颯爽，武藝高強，又是世家子弟，足稱佳婿，到底不是素願。及至和羅姓的結仇，避至戴湘英兄妹家中；先後遇見了好幾位劍仙俠士，大都飛虹百里，上下青冥。才知仙人也是人為，

益發動了嚮往之心。幾次想和老父商量，就著這當前仙緣，投師學道，俱被阻止。雲鳳無法，祇好暗中背人去激允中，誰想允中十分癡情，也是執意不肯。

雲鳳暗中甚是氣悶，原準備破了戴家場，拚死命苦求群仙接引，以死自誓，好歹也要了卻這層心願。不想一出去便遇見假頭蛇姚元；仗著一手神槍，剛要得勝之際，忽被姚元暗放瘟瘡迷魂沙，冒起一股黃煙。雲鳳聞著一股奇腥之味，剛暗道得一聲不好，立時中毒倒地。眼看死在姚元禪杖之下，多虧戴湘英趕來接應，一彈子將姚元右眼打瞎。凌操見愛女倒地，忙趕過去救時；倏地眼前一閃，現出一個白髮婦人，就地下抱起雲鳳，身形一晃，不見蹤跡。

雲鳳在迷茫中微覺身子被人捧住，輕飄飄的憑空騰起，漸漸不知人事。等到醒來一看，已臥在一間極修整的石室以內，面前站定一個滿頭銀髮，手拄鐵杖的婦人，正撫著自己滿頭秀髮說道：「小孫孫，可能知我是誰麼？」

雲鳳幼年便聞凌操說起自己家中曾祖姑成道的仙蹟，一聽這等稱呼，把白髮龍女崔五姑當著了凌雪鴻。適才已為敵人毒煙暈倒，定是遇救到此，連忙下拜道：「妳老人家可是五十多年前在開元寺坐化的那位曾祖姑麼？」

崔五姑道：「妳曾祖姑業已兵解化去，又經過了三十餘年的流轉，才轉劫託生在蘇州閭門外七里山塘，一個姓楊的漁人家裡，不久便可相逢。我是妳叔曾祖父凌渾的妻子白髮龍女崔五姑。因妳曾祖姑坐化時，曾再三向我和妳曾祖姑父追雲叟白谷逸說：凌家仙福尚厚，他年還有出世之人，要我三人隨時留意，渡化接引。日前妳叔曾祖算出應在妳的身上。今日打播時，趙

且住！凌渾
已得天書上
函，仍非玄
門正宗；而
嵩山二棲僅
獲天書中函
，即成玄門
正宗。真是
豈有此理！

按：白陽藏
珍僅此而已
。《蜀山新
傳》乃無中
生有，可堪
一笑。

心源又拿著妳曾祖姑父的書柬，請我渡妳到此，先傳授妳坐功劍法，日後再引進到峨嵋門下。「妳叔曾祖日內便去青螺峪驅除八魔，創立教宗。我本應相偕同去，祇為妳叔曾祖雖然道法高強，在各派劍仙中享有盛名；祇是他還不算玄門正宗，門下弟子，異日均難免於兵解。昔日妳曾祖姑便是吃了此虧。他性情又有些古怪，異日學成劍術，必不容妳轉入峨嵋。所以他本想將妳帶往青螺；是我執意不肯，才將妳帶在這風洞山白陽巖花雨洞暫住。我先賜妳一口玄都劍，按我所傳每日虔心練習。我不時離此他去，每隔旬日，必來看妳一次。」

「此洞為昔日白陽真人學道之所，靈蹟甚多，乃人間七十二洞天之一。內洞壁上，有白陽真人遺留的圖解；熊經鳥伸，外具百物之形，內藏先後天無窮變化。妳祇勤加揣摩，以妳天資，日久自能融會貫通。稍能有成，再下山去略積外功；便可持我柬帖，趁著峨嵋開闢五府之便，前去拜師了。開府盛會為時相距不遠，同門中身懷絕藝，道法高強之人甚多。妳既是我引進之人，雖不能超越群倫，也須相差不遠。此事成敗，全仗妳自己修為，毋負我的期許才是。」

「不過此山遠在黔桂邊境，數千里山嶺雜沓；除了山北鐵雁沖黃獅峒一帶略有生番黎苗雜居外，雖然風景奇麗，時為仙靈窟宅。亘古以來，洪荒未闢；大澤深山，山魃木魅，蟲蟒怪異之類甚多。再加上此洞久傳藏有白陽真人一部針訣和兩匣芒餌，中間經過許多異教中人來此搜掘，至今不曾發現；連我也未知藏處，難免不再有人覬覦。我再賜妳神針一枚，可隨心收發，作為防身之用。倘若有緣，將真人遺物得到手中，足可助妳數十年苦煉之功；可隨時留意，那就看妳緣分如何了。」

雲鳳聞言，不禁感激涕零。抱著崔五姑的雙膝，叩頭不止。

崔五姑笑道：「我知妳向道心誠，今日正趁妳的心願，儘自傷心則甚！快起來。」

雲鳳含淚起立道：「曾孫女蒙曾祖母天高地厚之恩，接引到此，九死難報。祇是爹爹年邁，並無子息；所生祇曾孫女一人，平時甚是鍾愛。今見曾孫女失蹤，必然悲痛不止。還望曾祖母恩施格外，大發鴻慈，將他接引到此。即使修道無緣，也可朝夕侍奉，不知可否？」

崔五姑笑道：「癡丫頭，妳當修道成仙，就這般容易麼？此山已高出雲表；妳此時人在洞中，又服了我的靈丹，還不覺得洞外罡風何等凜冽。常人到此，便即吹化；便是妳也須修煉四十九日之後，始能出洞遊行。他一個暮中衰叟，到此怎能禁受？洞中食用之物，俱所不備；妳在數年內，還未必能服氣禁食。這四十九日中，尚須我給妳採辦黃精、松子之類充饑；自出取食，須待四九期滿，骨堅氣凝之後。他來豈非受罪？至於憂思愛女，在所難免；但已有人為之分說，決可放心。他此刻有俞戴兩家留住款待，正好安樂。妳祇有志向上，年餘光陰，便能見面。妳必將我的靈丹與他服食，縱難成仙，也可延年益壽。一人得道，九祖升天；圖這年餘之聚，反分道心則甚？」

雲鳳不敢再說。當下崔五姑使命雲鳳盤膝坐下道：「妳如此孝思，率性我再助妳一膀之力，使妳早日學成，父女重逢。此舉省卻妳苦功不少，須知此等仙緣曠世難逢，勿以得之太易，不自珍惜，淺嘗輒止。」雲鳳聞言悚然，恭謹領命。

崔五姑伸出一手，按住她的命門。雲鳳祇覺五姑的手微微在那裡顫動不止，漸覺一股熱氣，

由命門貫入，通行十二玄關，直達湧泉。再由七十二脈周行全身，遍體奇熱難耐。雲鳳祇管寧神靜志，一意強忍。先時五內如焚，似比火熱；半個時辰過去，方覺渾身通泰，舒適無比。

前後過有半個時辰，忽聽五姑喜道：「想不到妳定力根骨如此堅厚，真不枉我度妳一場了。」接著又傳了雲鳳坐功，說道：「妳此時百脈通暢，百病皆除；日後運氣調元，可以毫無阻滯。後洞現有我適才採的黃精，外有鐵釜一口；支石為灶，足供半月之糧，可照我法做去。半月後，我再來傳妳劍訣。」說罷，取出一口長才二尺的寶劍，和一根三稜鐵針交與雲鳳；傳了針的用法，說了一聲「好自修為，行再相見」。

雲鳳祇見滿洞之中，金光耀眼，人已不知去向。知道洞外罡風厲害，不敢追出去看，祇得望空拜倒，謝了大恩。先將那口劍拔出，「鏗」的一聲，電光閃處，劍已出匣；寒光射眼，冷氣侵肌，仙家異寶，果自不凡。神針無事，不敢妄發，也知是件寶物無疑，不由喜出望外。心裡記著後洞壁間圖解，和白陽真人靈蹟；以為其中必多仙景，恭恭敬敬朝後洞叩了幾個頭，存著滿腔虔誠之心，往裡走去。這洞共分前中後三層，祇前洞最為光明整潔，中洞深藏山腹，雖然高大宏深，已不如前洞亮朗。

雲鳳見上下壁內，到處都是殘破之痕，料是前人發掘遺跡。走向洞壁盡頭，見有一塊高約兩丈，厚有三尺的石碑，碑上並無字蹟。轉過碑後，才是後洞門戶，高祇丈許。進門一看，洞內異常黑暗陰森。雲鳳原是內家武功，目力曾經練過；仔細定睛尋視，依稀略能辨出一絲痕影，但是看不清楚。洞中彷彿比前、中二個還大得多。除當中一個石墩，和零零落落豎著許多長短石

柱外，並無什出奇景物。再走向壁間一看，那圖解也祇影綽綽有些人物痕跡。用盡目力搜查，不見一字，僅在東南角尋到一堆黃精、松子和那一口鐵釜，心中未免覺著有些美中不足。孤零坐在當中石墩上，祇管出神尋思，也不想弄吃的。

雲鳳暗忖曾祖母既說圖解為用甚大，必非虛語。這一點人物立坐飛躍淡影，不見一字；洞中如此黑暗，叫人怎生索解？如不從此中悟出一些妙理，休說自己汗顏，曾祖母必當自己不堪造就；負了期許，也許就此罷手，豈不誤了仙緣？想一陣，又往四壁注視一陣；那飛躍屈伸之狀，還可照著內行功夫，依式學樣。偏生坐像最多，十九一式；即使看得清楚，也無從下手學習。

似這樣起坐尋行，過了好些時候，老是尋不出一點線索，雲鳳不由著起急來。越著急，覺著洞中越更黑暗；末後把氣沉下去，閉了雙目，略為定了定神。把心一橫，暗罵好容易遇上這等仙緣，偏又資質這等愚下，如不悟出壁間圖解用意，誓以身殉。

「反正曾祖母要半月過了才來，無須急在這時，何不先照她所傳煉氣之法，勤加練習，緩些時再去參悟？」她想到這裡，便將雙膝一盤，冥心用氣，打坐入定。等到做完功課起身，也不知是什麼時候。祇覺身輕骨健，神清氣爽。睜眼一看，洞中也沒有初進來時黑暗，壁間圖解，隔老遠便能稍稍辨認，這才少悟虛室生白之理。適才是由明入暗，滿腔慾望，心盛氣浮，所以看它不見。此時坐功之後，矜平躁釋，神清志甯，便好得多。以後勤加練習，定能視暗如明。祇圖像能一目了然，無須尺尋寸視；縱無字跡註解，多少總要體會出一些道理。不禁轉憂為喜，

益發奮勉不置。

雲鳳自從戴家場遇救，到此已有一天多時間未進飲食。這時心裡一寬，方覺腹飢。走向壁角置釜之處，一面先剝了松子入口；猛又想起仙人點化，往往示意於不知不覺之中。前洞儘有光明方便所在，這鍋灶偏生安置在後洞最黑暗的地方，看似無關，定非尋常；說不定又含有深意，且莫去動它。一面隨手取一根黃精咬了一口，覺著苦澀；見其中還雜有許多山芋，打算煮熟了吃。釜旁柴枝頗多，也有火種，無從尋水。出洞又畏罡風，祇得用身帶的一把小刀，削些胡亂生吃了一頓。吃完起身，又向壁間尋視，除看得比前清楚外，仍無所得。

雲鳳一心苦煉，洞中又無床榻被蓋，率性不睡，逕去石墩上二次打起坐來。做完一次功課，異常舒散；或是吃些山芋、黃精、松子之類，又去打坐入定。這樣做過了十幾次功課，始終未曾離開後洞。洞中黑暗，不分晝夜，算計時候，約有三天光景。因是潛心一意勤苦參修，再加天資穎異，夙根深厚，進境極快。雲鳳本人尚不知道，祇覺心智空明，耳目分外靈敏而已。

有一次，她剛剛入定過來。偶看壁間圖解，格外比前清晰，知是打坐之功。自忖再有數日，祇要按著曾祖母所傳坐功，能在一次中將氣機運用純熟，通體逆行；過了十二周天，做到她老人家所說境界，便可照著壁間圖解，不問悟出門徑與否，一一試練了。正自尋思，微聞水聲滴石；靜中聽去，分外清楚。細一留神，聽那水聲，竟出自那塊打坐的石墩之下。

雲鳳連日用功，除吃些山糧之外，未進滴水，也未行動過一次。忽然聽得水聲，不覺思飲；心想洞中靈蹟甚多，即壁間圖解外，也曾仔細搜索，並無所見。石墩下面是實是虛，怎未想移

開一看？這水聲好似時近時遠，石墩又大，莫非下面還蓋有洞穴不成？想到這裡，走近前去，兩手搬著石墩往前一拉，竟能移動。連忙運足平生之力一陣搬移，移開二尺來遠近；漸漸發現穴口，心中大喜。等到石墩移向一旁，再看全穴口比石墩祇稍小一圈。

雲鳳低頭往穴中一看，水聲已住，那穴道是前往後斜行下去，看去雖然很深，不過斜徑陡些，並非直落無際。有了著身之處，自信從小練就一身輕功，還可提氣站壁上下。略為歇了歇，振起精神，將真氣往上一提；身坐穴口，伸足入穴，背貼著那滑削陡險的穴壁，緩緩往下溜去。快要到底，才將氣一舒，放快了勢子。等到腳踏實地一看，地方不大，石筍林立，均甚粗巨。石壁沒有上面平整，到處都是孔竅洞穴，仍有不少發掘過的痕跡。

再一細尋那水聲來處，祇在一塊形勢槎桠的奇石上面洞竅裡，有一線流泉涓涓下滴；想是年代深遠，水滴石穿，已成了一個尺許方圓的水坑。水與地平，也不溢出。雲鳳用劍一探，不能到底，彷彿很深。張口就著泉流一嘗，竟是甘冽異常。心想汲些上去，又沒盛水的東西；如若上去將那口鐵釜搬下來盛，又恐拿著東西走這樣滑削的穴壁，下來容易，上去卻難。想了想，無計可施；一心想吃點熟東西，祇得取下身披的肩巾，先放在水坑裡洗了個淨。就著那涓涓細流，將它浸溼，再脫去上身衣服放在石上，以免弄溼了沒有換的。

雲鳳一切準備停當，口含溼衣，走向穴壁；仍是背貼著壁，將頭往前略伸，手足向壁，施展輕身功夫，一提氣，飛也似往上遊去。一會到頂，出了穴口；奔向釜前，將巾一陣擰絞，居然有一碗多水。左右閒著無事，穴底溫暖如春，也不嫌麻煩，一連上下三次，才湊了有半釜子

水。就石上晾起肩巾，將脫水的衣服著好。一面升火，一面削芋放入釜中去煮。不消片刻，水開芋熟，香味撲鼻；取出一嘗，不但那芋甘芳酥滑，連湯也是清香甜美，益覺適口異常。盡情大嚼之餘，不覺吃多了些。

雲鳳連日吃了許多冷東西，在先又服了崔五姑的滌洗腸胃的靈藥，藥力早已發作。又幾天沒有行動，被熱食一沖，不一會忽然腹痛如絞。恐汙穢了洞府，洞外罡風厲害，強忍著跑出洞去。擇一僻靜山石後面，剛一蹲下，便如奔流奪門，不可遏止。等到站起身來，積滯全消，頓覺身子一輕，五內空靈。細看當前景物，置身已在白雲之上，四外高峰微露角尖，俱在腳底。正當中午時分，天風冷冽，彷彿甚勁，但是一毫也不覺冷。偶一低頭，見巖下面長著許多奇木異卉，向陽一面有一處黑沉沉的，似有洞穴，當時未有意去看。

間眺了片時，雲鳳逕回洞中去做功課。坐時覺著一縷熱氣由丹田起來，緩緩通過十二玄關，直達命門。然後又順行下去，與崔五姑傳授時手按命門的情況相似，知道第一層功夫業已圓滿。坐罷睜眼一看，全洞光明，無微不顯，不禁狂喜。連日壁上圖解，已是越看越顯。

雲鳳打定主意，練好了五姑所傳功課再說，一直未去理它。這次做完功課，見四壁人物鱗介飛潛動躍之形，不特神態如生；竟悟出自東壁起始，個個俱似有呼應關聯。一數全壁，共是三百六十四個形勢。暗忖這圖解分明按著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怎麼少了一個？四外又無殘缺之痕，再四揣摩不出。反正無師之學，全仗自己用心試習，並不深知微妙，且試試再說。便決計從東壁許多動像起，照樣練習起來：起首是一連十二個人形的坐像，俱都趺坐朝前。頭一個兩

其用一也。
何不算上自
己？

手直向膝頭，一目垂簾內視，首微下垂。第二個起頭略正些，狀甚安閒。以下的十個坐像俱都相同，看不出什不一樣處。

雲鳳雖猜是坐功次序，但是四壁三百六十四個形相，飛潛動靜，無一雷同。但是這起首十二個，除頭一個首略俯算是坐功起始，調息時的姿態外；後面這十一個既無什麼變態，要它何用？定有深意在內。究是自己心粗，沒有看出它的異處。

當下定了定神，再仔仔細細察看那十二形相同異之點；除面貌胖瘦，身材高矮不一外，休說姿態相同，連和服裝那衣紋都是一個樣子畫出似的，想不出個道理來。她後來一想，這也許是當初真人門下練圖解的十二個弟子也未可知？看壁相人形一共不足二十，除這十二個有衣冠外，餘者均是赤著身子，所料或者不差。想了想，把初意略為變更；便捨了這十二個形相暫且不學，竟從第十三個圖像開始學習。

其實雲鳳如按初定主意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竟從頭一圖學起，日子一久，自可悟出玄門上乘大道。祇為天資過分聰明了些，心略一活動。這一改主意，反倒捨近求遠；等把壁間圖解學完，悟出走錯了路，已該是下山時候，無暇虔修。日後到了峨嵋，不能與三英二雲比肩，仍要隨定一輩道行略次的同門在左元洞內苦煉三百六十五日。差一點便和雷、楊等人同樣走火入魔，白費多年的辛苦。這且不提。

從十三圖起，盡是些人物鳥獸各式各樣的動定狀態。雲鳳便照著上面，熊經鳥伸，一一練習起來。先祇打算照本畫符；原擬每次功課完畢，每一像學上幾次。不問有效無效，能通與否，

〔熊經鳥伸〕
語出莊子，
即導引術。

先練習上十多次，再挨次往下練去。反正不惜辛苦，把這三百六十四像一一練完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。及至照圖才練了兩式，便覺出有些意思；一式有一式的朕兆，不禁心裡頭怦怦跳動，連飲食都顧不得用，照式勤練不已。

第一日連著幾次練了二十餘式，坐完了功便練，練完又坐。雖已入了悟境，尚不能將各式融會貫通；等到第三日過去，已會了百十來式。有一次練完，試照幼年在家練習武功之法，將各式先挨次聯貫，如打拳般練了一遍；然後又顛倒錯置，再練一遍。練時猛覺氣機隨著流行，和坐功時相仿，益發狂喜。不消十來天的工夫，壁間圖像俱已練到；雖然祇知依樣葫蘆，不能深悉其中微妙，對於運氣功夫，卻是已有進境。

大有關節。

崔五姑去時曾說每隔旬日必來看望一次。這日雲鳳做完功夫，一算日期，已有半個多月，五姑說來傳授劍法，並未來到。可是洞角所留的食糧，看去還是那麼多，絲毫不見減少。起初祇顧每日苦練，沒有注意到此；這時一經想起，覺著奇怪。暗忖神仙決不打謊話，必是飛行絕跡，來去無蹤。一想到這裡，便留了神；將所餘食糧，分別估了數目，打了記號。照自己每日食糧一估，還數月餘之用。過了兩三天一查看，竟少了些；尤其是自己最喜煮來吃的山芋，一根無存。好生後悔，不該暗破玄機。

何必後悔！

豈裝糊塗即
可吃到地老
天荒？

光陰易過，雲鳳在白陽巖花雨洞中不覺過了一個多月，五姑始終未見一臨，眼看食糧將罄。喜得那日五姑曾說四九期滿，便可出洞覓食。如今相隔已無多日；洞外罡風凜冽，日前也曾試過兩次，除風力稍勁外，並無所說之甚。連日忙著用功，僅在洞前中立，偌大一座仙山，俱未

涉足。再過兩日，如五姑還不見到，便準備在本洞左近，先採辦一點食糧存儲，省得用完之後，急切無處採辦。雖然仙法未得傳授，好在自己原有一身武藝；又有一口仙家寶劍，還有那根神針防身，縱遇山魃木魅，自信尚能應付。出家人山居修道，一切艱危災害，原所難免，也怕不了許多。

雲鳳正自沈思，偶望壁間圖像，個個姿態生動，彷彿欲活，仙人手筆，果是靈奇。越看越出神，猛然想起自己曾將三百五十二相，一口氣連貫習完，覺著與坐功的真氣運行流替，雖有動靜之分，殊途同歸，並無二致。五姑去時未傳劍法，正苦無法練習；何不用這口仙劍，照著壁圖形勢也試它一試，看是如何？萬一也和上次一般悟出些道理來，豈非絕妙？

雲鳳想到就做，當下拔出那口玄都劍按著圖形，參以平日心得，一招一式，擊刺縱躍起來。頭兩次練罷，得心應手，頗能合用。祇因形勢部位，變化不同；有的式子專用右手，便難演習，非換手不可。如真照了樣做去，到時勢非撒手丟劍不可，覺著有些美中不足。練到十次以上，動作益發純熟，快練到一百零三式時，又該兩手交劍才能過去；心想強它一強，看看有無別的解法？心裡雖這麼想，身法並未停住，就這微一遲疑之際，已然練到那一式上。

這中間一截共有七十多式，多是禽鳥之形，大半都以爪翼動作，並無器械。雲鳳用劍照式體會，都能領悟用法。那一百零二零二兩式，一個是飛鷹拿兔，盤定下矚；一個是野鶴沖霄，振翼高騫。一上一下，本就不易變轉。偏生一百零三式，單單是個神龍掉首、揚爪攫珠之形。雲鳳先將身縱起，右手持劍去作飛鷹右爪，作勢下擊。剛一落地，倏又縱起去學第二式。因第

一式未悟出著力之點，祇知橫劍齊眉，去作鶴的右翼；如要跟著提氣飛身回首旁擊，格於圖中形勢，非兩手換劍不可。當時略一慌亂，想變個方法，祇顧照式練習下去。雲鳳急於速成，動作又快；身在空中剛照式一個翻騰，猛見眼前寒光一閃，自己的頭正向空中寶劍擦去。這時雲鳳的劍原是用虎口含著，大二中三指按握劍柄，平臥在手臂之上。再想換式將劍交與左手，已是無及。情知危險萬分，心裡一著急，就著回轉之勢，右手一緊，中指用力照著劍頭一按；同時右臂平斜向上往外一推，那口劍便離了手，斜著往洞頂上飛去。

雲鳳身子已盤轉起來，見劍出了手，心裡一驚。這些動勢每日勤練，非常純熟；不知不覺中照著龍蟠之勢，身子一躬一伸，便凌空直穿出去。她原是一時手亂腳亂，想將那脫手的劍收了回來；誰知熟能生巧，妙出自然。又加氣功已然練到「擊虛抓空」境地，平日獨自苦練，尚無覺察；忽然慌亂中的動作，逕自合了規矩。這一來，恰好成了飛龍探珠之勢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劍又是口仙劍，既發出去，何等迅速？照理雲鳳祇是情急空抓，萬不料手剛往前一探，那股真氣便自自然然到了五指。猛覺手中發出的力量絕大，那劍飛出去快要及頂，竟倒退飛回，到了手中。能發能收，大出意料之外；且喜人未受傷，連忙收式落地。

雲鳳暗忖：那劍明明脫手，怎會一抓便回，好生奇怪？後一想，連日苦練，祇覺真氣越練越純，也不知進境深淺；壁間圖解，是否可與劍法相合？難道這淺時日，已可隨心收發不成？想著想著，試將劍輕輕往前一擲，跟著忙用力往前一抓，果然又抓了回來。歡喜了一陣，該是進食的時候，一查食糧，所餘已是無多。一時乘興，帶了那口玄都劍和飛針，逕自出洞去採尋食

糧。

到了洞外一看，恰值雲起之際，離崖洞數十丈以下，祇是一片溟濛，暗雲低垂，遠岫遙岑，全都迷了本來面目，不知去向。崖洞上面，照例常時清明，不見雲雨。這時也有從雲層中掙出來成團成魂的雲絮，浮沉上下，附石傍岩、若即若離，別有一番閒遠之致。

雲鳳先因下面雲厚；雖然前幾日看出一條方向路徑，到底不曾親身經歷過，怎敢冒昧穿雲而下！方自有些遲疑，忽然一團雪也似的白雲從巖下飛起，緩緩上升，往身旁飄來。覺著有趣，伸手一抓；偏巧一陣風過，那雲已是升高丈許，往前飛去。雲鳳一撈撈了個空，心中不捨，便追了去。這風一吹，不但這團孤雲飛行轉速，便連下面的雲海也似鍋開水沸，波捲濤飛，滾滾突突，往上湧來。轉瞬之間，已與崖平。

雲鳳祇顧縱身捉雲，忘了存身之處已離巖邊不遠。剛將身縱起，見那雲突又前移。暗罵：「雲兒也這般狡猾，我今日若不將你捉住才怪！」不便在空中施展近日新學來的解數，往前一探，又懸空飛出了兩三丈遠近，恰好將那雲團雙手抱住。身子才往下落，猛一低頭，見腳底雲濤洶湧，浩瀚無涯，那裡還有著腳之所？知是一時疏忽，已然縱在崖外，不禁大驚！急切間想不出好主意，等到想起提氣盤空，凌虛迴旋，身子已墜入雲層之中，睜眼不辨五指，那裡還來得及！又不知腳底下是崖的那一面；仗著膽大心細，立時變了方法；把氣緊緊捉住，隨時留神著腳底的地方，使下落之勢略緩。祇覺著腳一挨著實地，便可站定。

正落之間，漸覺涼風侵肌，冷雲撲面，周身業已溼透。雲鳳正猜雲中有雨，猛聽腳底下風